

**【主線1】 隊伍：No.121 帕娣姐（文） No. 425 抹茶奶綠（單圖）**

戴上頭盔化身成中古世紀的女盜，他已經習慣作為帕娣姐在遊戲中的生活。空氣中的濕氣與衰敗中的塵埃感如此強烈與真實。

一上線，帕娣姐便拔出盜賊專用的小刀仔細擦拭，就像幾百年前就十分熟悉的動作。最近戰鬥越來越順手，也學了一些潛伏技能，越來越有帕娣姐這個角色該有的樣子了。聽從著熟悉線上遊戲的友人建議，今天大概也是到處逛逛，接些任務什麼的。手邊正好有要交付的任務，帕娣姐便去尋找任務需求的NPC。

村長...那個不太起眼的老人嗎。我記得他是在.....

跟著自己的記憶到達該處，卻沒看到想找的人。待在亞蘭德倫好幾天了，就算再怎麼路癡，村長的位置這種常常在找的，也不可能走錯路吧？

習慣線上遊戲以後，帕娣姐知道從跟NPC的對話可以知道些什麼，有時候還有隱藏任務可以接。詢問了在這附近閒晃的大媽：

「村長嗎？那可真是悲傷呀，碰到那種事誰都無法保持平常心的吧.....」大媽做出拭淚的動作，彷彿頓時沒看到帕娣姐似的離開。

他又問了幾個人，才知道幾天前村長的孫子，亞薩被擄走了，聽說是魔族下的手。

「佈告欄那有徵求冒險者的公告，不過正式接任務還是要去村長家。」一名好心的玩家向帕娣姐解釋。

村長家就好找多了。村長家相較於亞蘭德倫的其他房子來得稍微大一點，而且旁邊一定有一棵特別大的果樹。另外還有一個明顯的標記，房子上頭有著奇怪的茅草裝飾，比起住家，有時候帕娣姐更覺得它像是一莊鬼屋。裡面沒有什麼燈光，就算是大白天，這莊房子給人的整體感覺不知為何十分黯淡，就像它悲傷的屋主一樣。村長積坐在搖椅上，無神的望著快熄滅的爐火。

「村長，這個請您.....」

村長指了一旁的小圓桌，打斷帕娣姐的話。上面有張紙條，上頭寫了事件原委，到此為止都跟打聽到的差不多。最後有串不同字體寫的字：

「亞蘭德倫的村長請求冒險者們乘船前往魔族城市塔羅斯拯救被劫走的孫子亞薩。」

「*由於村長過於悲傷，無法處理其他與村長有關的任務，此時段暫停其他承接/獎勵任務的受理。」

看來得先解這個任務，或等任務時間過去了.....。

「竟然不給人繼續跑任務？」偏高亢的聲音自帕娣姐身旁響起，一名白髮精靈越過帕娣姐的肩膀一同讀起任務說明。他隨手又拿起桌上的另一張單子。

「往魔族大陸的渡輪.....竟然要十萬G！這感覺背後有官商勾結啦。」精靈不打去地笑了笑。精靈的聲音明顯是女性，雖然對方骨架比女精靈寬了點，帕娣姐還是直接認定對方是女玩家。

這時村長開口了：「冒險者.....求求你們，請幫忙找回亞薩吧.....」悲傷的眼神，此時轉向

兩位玩家，泫然欲泣的沙啞嗓音在靜謐的空氣中顫動。

「反正不一定要搭渡輪吧，只要能夠到魔族大陸就好，總之先接吧。」不知道是在跟自己講還是跟一旁的精靈講。檢查任務欄，確實承接到任務之後，帕娣姐就直接離開，前往港口。

剛剛的精靈，好像也接了任務，晚一步也跟上帕娣姐。

亞蘭德倫西方的港灣停泊了各式各樣的船隻。剛剛問了幾個船夫，的確找得到駛向魔族大陸和獸人大陸的船隻，但都不太便宜。

「所以你要去魔族大陸囉？」

「恩。」也不在意對方，帕娣姐專心的詢問港邊船隻。

『系統提示：抹茶奶綠 向你提出組隊邀請。』

「反正都要一起去，組個對吧。」

爽快地按下跳入視線的透明視窗，接受了邀請。「不過現在黔驢技窮啦。」

「琴驢什麼？」

「你身上有多少錢？」

「沒多少耶，零頭而已。最近懶得接太多任務。」

帕娣姐沒回話，兩人繼續在港口邊遊蕩。

「說來這邊船還真多樣，不知道遊戲裡能不能自己造船。」抹茶奶綠隨口說說，並不是很在意能不能順利進行任務。

「又要去塔羅斯？那個地方陰陽怪氣的，我不是很喜歡。」抱怨聲傳進帕娣姐耳中。

「討厭古怪的東西你要怎麼當海盜？」從一樣的方向，另一個人沒好氣地吐嘈，「待會這話可別被船上的人聽到。掙口飯錢，你就忍忍吧。新來的你可能不懂，塔羅斯附近的傳說可多著了，那是海盜的浪漫。」

「好啦，比起劫船，盜取寶藏確實收入比較穩定。」

「竟然談起收入，我們海盜要多少就搶多少，好好學著！」

聽著兩個海盜的閒聊，帕娣姐眼睛一亮。

「你該不會是要...？」抹茶奶綠來回看著一旁停泊的三桅帆船和帕娣姐，覺得有些有趣的嘴叫上揚。

大概因為是在遊戲中吧，偷偷溜上海盜船好像並不可怕。

「被發現會被踢下船嗎？」好笑地猜測著，抹茶奶綠和帕娣姐尾隨方才那名新船員，用帕娣姐的竊取能力偷來兩套海盜裝後，便裝搭上海盜們的三桅帆船。

才剛開完玩笑，一名海盜便瞧見他們，「沒看過你們兩個，哪來的？」

「新來的，想當海盜。」抹茶奶綠馬上一臉人畜無害的樣子俏皮地說。

帕娣姐則小聲地在一旁答腔：「就...想坐收金銀財寶？」

「最近新加入的嗎？還站在那邊發什麼呆？打掃甲板或去船艙幫忙，當海盜可不是在玩扮家家。」看來平常就有在亞蘭德倫招募新人的樣子，也習以為常了。

「對了，這邊正好有件差事。」這名蓄著大鬍子，如一般海盜給人的印象的男子，丟給了抹茶奶綠一本皮革書，「船長想找個人來寫航海日誌，上一個航海士竟然是個文盲，日誌上頭全是看不懂的塗鴉，真不像話！」說完就氣憤地走了，嘴邊不斷對著其他經過的船員碎碎念，

看來是十分資深的船員。

「交給我們不會比較好吧。」帕娣姐和抹茶奶綠互望，差點沒笑出來。

「讓我看，」抹茶奶綠舉起精靈特有的白皙手掌舉到眉前，抬頭望向無垠的天空。

「就寫『陰雲時晴偶陣雨』吧！」LE的世界是個偏昏暗的神秘大陸風格，天空看起來都隨時要降雨似的。抹茶奶綠用著玩樂的心情，記下不符合事實的多樣天氣記錄。



航海日誌之一：陰雲時晴偶陣雨

偷渡上海盜船的完美藉口。(今天想喝布丁奶茶)

航行到了後半，某一天，天氣十分奇怪。雲朵後閃著紫色的閃光，天空更是暗地彷彿要吞噬船隻一般。那天的日誌，抹茶奶綠有點無聊地記下：巧克力冰淇淋奶昔的大晴。

「聽說快到魔族大陸了。」帕娣姐在第N次收刮船艙後，和抹茶奶綠一同待在甲板上，往前方看去。

「快無聊死了。」無力地垂在欄杆上，抹茶奶綠不時偷偷對遠一點的砲口丟東西，惹來砲兵手的咒罵。

帆船突然用力地振動，兩人都還來不及反應，船長室的門接著『碰！』的一聲用力甩開。

「來了！全部各就攻擊位置！」整個航程中都沒出現的船長，果然跟海盜船長應有的樣子一樣：右眼罩著黑色眼罩，左腳與右手都是義肢，肩上則棲著...一隻大灰鴿。

船長揮舞著義肢上的九連環，「總是在我解一半的時候出現！這次不會讓你得逞的！我沒日沒夜地研究，總算早一步解出來了！」

船長竟然在船艙裡埋頭解益智遊戲呀！

船身再度傳來振動，這次比剛才還要大力。

「海怪要來了，我說真的。」船長這時穩下激昂的情緒，冷靜說著。

海盜們嘆了一口氣，各自拔出自己的武器，砲手各就各位。而雖沒被分配戰鬥位置，帕娣姐與抹茶奶綠卻也拔出匕首與弓箭備戰。

「海怪耶！」抹茶奶綠按耐住興奮的神色。

「在船上不好攻擊…」檢視一遍甲板，帕娣姐思考著戰鬥可能需要的走位，「奶綠，我可能會用躲藏技能，你自己小心唷。」

「OK啦，我看這些海盜身經百戰的。」

當平靜到不自然的海面探出一隻充滿吸盤的怪手時，彷彿信號般，船上一面的砲台一其朝那個方向射去，炸傷了一隻隻隨著衝上船身的觸手。攀在繩索上的海盜一湧而下，刀劍紛紛砍向章魚觸手。海怪的身體重生的非常快速，拋下斷裂萎縮的肢體，新的觸手便馬上從切面伸出，黏附到船身。

帕娣姐掏出火焰刀鋒匕首，迅速灑上初級製毒出的毒藥，用技能砍斷了大得不像話的章魚腳。抹茶奶綠不知道何時爬上瞭望臺，時不時擊下幾支技能加持過的箭。大概是因為海盜的攻擊很有效率，抹茶奶綠的箭顯得沒有正常弓箭手該有的密集度。

戰鬥結束得比想像中的快。帕娣姐總算明白這種攻擊根本沒完沒了後，船長這時大喝一聲，使勁用彎刀揮出一枝橫劈，上頭的魔力延伸出的衝擊切進海面。過了不久發出一個沉悶的響聲。瞬間章魚腳全都停止動作，縮回海中。

全船陷入沉默，大家全都屏息以待。打倒了嗎？帕娣姐也緊盯海面。

唯獨海盜船長握拳一揮，發出壞人特有的勝利奸笑。帕娣姐忽然發現，船長好像少了什麼……九連環？

就在帕娣姐分神時，海面頓時又有了動靜，海盜們發出注意的喊聲，但什麼東西在那之前被拋上船。

「舵手穩住！」有人喊道。

那砲彈般大小的東西不偏不倚掉在船長面前。帕娣姐還沒看清楚，船長便將它撿起。

「帕娣姐，那是什麼？」抹茶奶綠的聲音從上方傳來。

船長眉頭一皺，「這是？！」

他手上捧著的是一個……孔明鎖？

從海中又噴出幾個木磚，隨著一陣墨汁雨，另一組解開的孔明鎖掉在船上各處。

「這是在下戰帖嗎？你給我等著！」海盜船長怒吼後，衝回船艙。鐵門又再度緊緊關上。

「好，大家回去工作吧。」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一般，破壞氣氛的輕鬆語氣，來自海盜副手。

船員一齊拿出早已準備好的毛巾擦乾自己的臉，又開始如往常一成不變的每一天。

「結束了？」從瞭望臺下來的抹茶奶綠疑惑地小聲問著帕娣姐。

「……我覺得計較那麼多，實在太累了……」帕娣姐現在只希望趕快到魔族大陸。

「這些海盜也真辛苦。」抹茶奶綠有感而發地吹了聲口哨。
